

反 腐 长 篇 小 说

# 市府车队

方弓著

一个“贪”字把这类  
人的嘴脸由丑恶变成狰狞



反 腐 长 篇 小 说

# 市府车队

方弓著



2BF72 | 13

大 豪 文 化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府车队/方弓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80171-060-6

I. 市…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221 号

### 市 府 车 队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50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71-060-6/1·40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 目 录

楔子.....	(1)
一、晴天霹雳 .....	(3)
二、师生情深 .....	(18)
三、工友义重 .....	(33)
四、辛龙之道 .....	(54)
五、金蝉脱壳 .....	(71)
六、肝胆相照 .....	(91)
七、白莉勾魂 .....	(103)
八、工厂改制 .....	(119)
九、致富秘诀 .....	(133)
十、郑三遇难 .....	(149)
十一、夫荣妻贵 .....	(161)
十二、反腐倡廉 .....	(182)
十三、真相大白 .....	(188)
十四、权、钱、色交易 .....	(210)
十五、私人侦探 .....	(236)
十六、不屈不挠 .....	(252)
尾声 .....	(261)

## 楔 子

2000年12月4日。星期一。

海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厅。

国徽下，审判长庄严宣判：

“……被告人辛龙，犯有故意雇凶杀人罪、行贿罪、渎职罪、诬陷罪和家庭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王义，犯有重大诈骗罪、行贿罪、走私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辛田，犯有故意杀人罪、行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白莉，犯有同谋故意杀人罪、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吴图，犯有受贿罪、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被告人羊中，犯有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被告人翁年敏，犯有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 楔 子

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被告人徐能，犯有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

审判长的宣判刚刚结束，旁听席上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石峰紧紧地拥抱着坐在轮椅上的达勇，两人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 一、晴天霹雳

素有“鱼米之乡”的海山市坐落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半岛上。它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在山坳中间一个不到30平方公里的盆地上，这个新兴的发展中的海滨小城市就建立在这里。

江南的海湾风景，诱人流连忘返。

瞧！十二层的市政府办公大楼，背靠小山丘，面向洁净明镜般的金沙滩海滨浴场。山丘的东面是一个明珠般的银湖，三星级的“银湖宾馆”和市政府办公大楼相互衬托，更加显得雄威辉煌。

初夏时节江南的天，如同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阵雨潇潇。东方日照霞光千道，西方阵雨珠帘万串。被阵雨冲刷过的湖光山色更加显得明媚透澈。一道彩虹飞架南北，倒映在银湖里，形成一圈彩色的花环，把天和地都箍在了一块儿。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固山阵阵苍。当年抗倭寇，山岗留残迹，今朝修古城，江南八达岭。正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用苏轼这首赞美西湖的诗来赞美银湖，同样是恰如其分。这胜

过天堂的人间美景，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游览观光。

看！右边距海岸 1000 米的海中央，有一块像海龟模样的礁石露出海面。人们叫它“海龟探月”。游泳的人们，游累了就爬上龟礁歇息。水面上一群群小伙子和穿各式游泳衣的大姑娘们用各种不同的姿势游泳、戏水、打水仗；太阳伞下，一对对情侣躺在沙滩上倾诉衷肠；卖冰棍的小孩有节奏地拍打着箱子在高声叫卖。

海边的沙滩上，有一个“望海公园”。紧靠海边的石峰山上，有一个“望海亭”，历来是渔民登高盼望亲人出海回归的地方，所以，因此而得名。望海亭下的岩石千疮百孔，据说是出海遇难者亲人的泪水所滴成。

你再抬头向东南方瞭望，平静的海湾，海面上碧波荡漾，在阳光照射下，更加显得眩眼夺目。一片片远去的白帆，像一对对洁白的蝴蝶双双飞向远方，漂向浩瀚无边的大海。

海岸边桅樯林立，渔民忙着起锚出海。货运码头的机帆船，马达隆隆作响，农民正忙着搬运从桃花屿运来的水灵灵的水蜜桃。

那边水产码头上，渔民将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鱼虾，装上汽车运往集市的水产市场。

海山市城关镇中心的大街上，人来车往，好一派

热闹，到处都洋溢着改革开放后的江南水乡一个莺歌燕舞、繁荣昌盛的景象。

1994年是个大旱之年，稻田多数干涸，还出现了裂缝，禾苗半数枯黄。火球一样的烈日晒得大地直冒青烟。知了热得直打翅膜扇凉，因此发出了“知了一知了”的鸣叫声；往日常见的小鸟都躲进树林深处纳凉；蜻蜓飞得很低很低，在银湖湖面上不停地点水。一批下岗工人为了生计，在轮船和货运码头上招揽生意，用苦力换取几个血汗钱回家好养家糊口。此时，从厦门回来的客轮正好靠岸，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船台。挺着大肚子的香港老板，右手拿着大哥大，左手挽着三姨太，指着一只笨重的皮箱在寻找挑夫。这时一个下岗工人眼明腿快，从人群中挤到老板跟前和蔼地问：“老板，是否要帮忙搬行李？”

“好！你把我这只皮箱背到出租车场去。”下岗工人将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额头冒着汗，他用左袖子揩了揩将要流到眼窝里的汗水，引着老板往停车场走去。

出租车司机迎上来问：“哪里去，这边请。”司机主动打开汽车的后行李箱，帮助工人放下皮箱，小心翼翼地装进去，并打开车门请老板和小姐上车。

老板掏出10元钱，递给工人。工人接过钱，装进裤袋又急促地钻进人群去寻找第二笔生意。

老板上车后对司机说了句“银湖宾馆”。出租车

就向银湖宾馆驶去。老板身边这个女人就是香港房地产开发商的经纪人杨聪聪小姐。

那边货运码头上，一群下岗工人，光着膀子赤膊上阵，皮肤被太阳晒得乌黑发亮，又厚又滑，锃亮的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每个人脖子上挂一条已经发黑的毛巾，不停地用它来擦汗；下身一条短裤；脚上穿着一双打过补丁破碎不堪的胶鞋。背上扛着一二百斤重的货包，从船舱底蹬上梯子，沿过跳板，一步一弯腰地背到汽车边，装上车厢，又返回船台，跳进舱底，重复着来回不停地搬运。汽车边上货主还不停地催促他们“快装，快装。”

海边有一个白胡子艄公，头戴斗笠，身穿短褂，摇着小舢舨，拉开嗓子唱山歌。

赤日炎炎似火烧，  
田野禾苗半枯焦，  
农民心里如汤浇。  
老板大款乐逍遥，  
下岗工人驮货包。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三个代表”为人民。

海山市人民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中央有一喷水池，池中一条黄龙仰天喷水。几十支交叉的水枪，不断地

变换着喷出各种不同形状的水花。时而水箭直射半空；时而又像开放的伞花，如银盘泻玉一般；时而又变成几十朵荷花围绕着黄龙各自开放。左右宽阔的通道，路边栽着香樟，香樟的主干有四米多高，直挺挺地支撑着伞形的树冠。前后左右的叶子已经连成一片，覆盖了整个通道。通道外边的人行道上栽着两米多高的紫薇，有紫红的，粉红的，粉白的，一串串紫薇花正在热情地开放，花串在微风中摇摆，好像夹道迎宾的少女手持花环向你招手欢迎。

穿过人行道，绕过中央办公大楼，后面有一个类似北方四合院的建筑，它的“主人”就是市政府机关汽车队。

汽车队四合院中央的足足有 2500 平方米，地面都是用上好的水泥浇成，显得十分平整和宽阔。场地上画有一道道临时停车线、通道线和汽车行驶方向的箭头。所有车辆按停车线一字儿排列，井然有序。四合院的南面是大门，安装着由警卫操纵的自动伸缩的不锈钢推门。除去大门占去的空间外，左右各有 5 间大型车库，东西两排各有 15 间轿车库。总共有 40 间车库。车库里停放着皇冠、红旗、奥迪、标致、桑塔纳等轿车，还有豪华的北方大客、中巴和面包车。

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一层共 9 间分别是保养车间，配件料库和电工房。二层是车队办公室和驾驶员休息室，中间还有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主席台前放一

台 34 寸彩电,边上还有音箱、VCD,供驾驶员娱乐和安全教育使用。会议室后面是一排书橱,书架上放满了各种杂志、书籍,特别显眼的是《汽车世界》、《汽车新技术》、《汽车维修和保养》、《汽车电器》等等汽车专业方面的书籍。左边墙上挂着《驾驶员安全竞赛表》和《油材料节约竞赛表》,安全和节约优胜者的驾驶员的彩色照片挂在上方。右边墙上挂着两个铝合金做的大相框,一个是《市府车队管理条例》,另一个是《驾驶员奖罚条例》。内行人一走进车队,就知道这是一个高素质现代化管理的汽车队。

东西两排车库的平顶上,搭有晾衣架,四周放着各色各样的盆景,有五针松、龙柏、仙人球、纹竹、铁树和雀梅。还有山茶花、玫瑰花、兰花、茉莉花、海棠花、小米兰和六月雪。其余的都已开败,只有小米兰和六月雪开得旺盛,只因花朵太小,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紫藤爬满了四周的墙头,藤蔓从墙上倒挂下来,随风摇晃,好像无数条青蛇在跳动。突然,一道闪电把天空划成两半,紧接着便是“轰隆隆——”这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响雷,把正在午睡的人们惊醒。

汽车队队长达勇,从驾驶员休息室走出来。跑到平顶的晾衣架旁,把出车未归的师傅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收回来。达勇抬头向北望了望,只见一块块涌动的雷雨云像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样,慢慢地向上翻滚着。久旱的禾苗和在烈日下搬运的工人以及盼

望雨水的人们，多么希望能立即下一场救命的雷雨。达勇回到屋里，把收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到各位师傅的床上。又走下楼来检查各个车库的门窗是否关好，以免狂风吹打门窗，震碎玻璃。这时正值下午上班的时刻，几百位机关干部正拥向办公大楼，准备走进各自的办公室。

突然，一辆警车鸣叫着，开进市府机关汽车队。车上跳下两名警察，直奔汽车队长达勇的办公室，见到达勇后，亮出逮捕证，然后给他戴上手铐。接着，达勇便被警察押上警车。

这时全机关的人轰动了，大家纷纷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拥向汽车队，眼巴巴地看着警车把达勇带走。

警车开走后，汽车队的停车场里，大门口外的通道上仍挤满了人，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时常务副市长辛龙，走到车库的平台上，手里端着一只时髦的不锈钢茶杯。他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大口，润了润嗓子，趁人群还没有散开之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同志们，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所谓优秀共产党员，全地区安全先进驾驶员达勇，竟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腐败分子。他利用汽车队长职务之便，贪污公款。现在检察院决定对达勇逮捕法办。他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是党内的蛀虫，给我们党丢脸，给市政府丢脸。汽车队的同志们，要擦亮眼睛，不要被达勇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要站出来揭发达勇其他方面的问题。”

机关里的舆论顿时哗然，说什么的都有。

“改革开放，哪个人不捞钱，连达勇这样的人也会贪污。”

“马列主义上刺刀，专对别人。达勇刚在海州日报上发表了‘司机与反腐倡廉’的文章，想不到他也是腐败分子！”

“这年头好人不多，好人也会跟着变坏！”

“我不相信达勇会贪污，可能是误会了！”

“达勇是好人，决不会贪污，我们相信他、了解他，正因为他正直、抗上，肯定有人栽赃陷害！”

.....

刷——轰隆隆——闪电、雷声交加在一起，一声紧接着一声的响雷把看热闹的人群轰散了，眼看就要下雷雨了，大家都匆匆地往自己的办公室跑。

刷——轰隆隆——又一道闪电，又一声响雷，又一阵狂风，哗——开始下雨啦！

“啊唷！”有人高声喊道：“下冰雹啦！快往屋里跑！”话音刚落，倾盆的冰雹便从天而降。冰雹大的有核桃一般大小，小的也有川豆一般，多数都像葡萄一般，刹那间，昏天黑地，好像天塌了下来。冰雹落到50摄氏度的水泥地面上，立即开始溶化，散发出一团团白雾，一会儿白雾连成一片，把整个大地都笼罩住了，人们面对面看不到影子。十分钟后，气温从原来的38度一下子降到10几度，人们冻得牙齿打架，嘴唇发抖。

这是一场罕见的百年一遇的特大冰雹，竟然在达勇在他被捕的当儿降祸于人间。这虽然是一场灾难，但这种壮观和残酷的景象人一辈子难得一次看到。被冰雹袭击的范围不大，是一条带形的面积，北从北固山，南到桃花屿，长有五六公里，宽不到二公里，市政府正好是被冰雹袭击的中心，十二层办公大楼朝北的窗户玻璃全部被砸碎，平地也积了一尺多厚的冰雹。来不及开进车库的汽车挡风玻璃全部砸碎，朝天的霓虹灯、装饰灯泡一个也不留，院子里的盆景，被砸得狼籍不堪，郊外的菜地、桔园被砸得稀巴烂，桔叶、树枝和不到乒乓大小的桔子厚厚地铺满一地，公路边的行道树，细枝、嫩叶全部被砸光，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受灾区的庄稼果园、蔬菜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灾情惨不忍睹。海山地区有个民间传说，说有一只凶恶的大鹏鸟要吃小龙，小龙逃跑时为了掩护自己，所以用冰雹砸向大鹏鸟。现在小龙已逃回东海龙宫，所以雹停、雨止、天晴。孩子们在听老人们讲这个传说时，个个听得如痴如呆。相信老人们说的是真的。可恶的大鹏鸟吓坏了小龙，也害惨了百姓。

辛龙副市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打电话给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汪法。

“喂，是汪局长吗？我是辛龙。达勇是出自我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典型，

从严、从重、从快处理！”

“放心吧！辛市长，我们知道该怎么办。”话筒里传来了汪法局长的声音。

达勇在他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的一刹那，觉得自己如同被一声晴天霹雳打得懵懵懂懂，天旋地转，几乎要昏倒。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一时之祸福。这莫名其妙的横祸突然从天而降，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使达勇百思不得其解。

当达勇被关进警车笼，锁上铁锁，警车鸣着警笛驶出市政府时，达勇只觉得自己好像坐上飞机在云头飘荡，四周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模模糊糊的，他仿佛坐在火山口上，被岩浆喷射到九霄云外，不被烧死也得摔死。达勇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强迫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但他怎么也做不到，他觉得自己的四肢神经在抽搐，心都提到了喉咙口，好像就要跳出来似的。达勇强忍着咽了一口唾沫，下意识地想把心压回到胸膛里。这时外面闪着电、打着雷、刮着风、下着冰雹，这些对达勇来说都毫无知觉，他只觉得自己全身都麻木了，呼吸都快要窒息了。

“下来！”民警一边喊，一边把达勇拉下警车，推进班房。

班房黑乎乎的，没有窗，门框上方的铁栅中有个小洞，才能透进一丝日光。房子里没有凳子，没有桌

子，更没有床。水泥地板上铺着一张已发黄的草席，就是犯人睡觉的地方。

达勇这辈子已经是第二次坐牢了。达勇躺在地板上，脑海里又浮现出“文化大革命”时期，自己被关禁闭的情景。回忆又把达勇带回到第一次坐牢的1968年……

那是1968年11月的一天，乌云遮日，一阵阵秋风扫下的落叶夹杂着尘土在军队大院的广场上空盘旋，狂风卷着砂土使人睁不开双眼，广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群，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广场正面的主席台上，几名战士狠狠地压下将军的头，迫使将军跪在台角上，接受广大指战员的批判。达勇的心在颤抖，额上冒着冷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的一切。造反派头头走到麦克风前恶狠狠地喊话，指挥着批斗会的进行，并领着高喊口号：

打倒走资派张文！

打倒叛徒张文！

打倒内奸张文！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接着，造反派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批判。